

琴台客愁

彥火

張抗抗經歷了文革時代的無情年代，到文革後的多情，其後演變成濫情、虛構，到現在幾乎進入冷漠年代。

不管怎樣，對文學的熱愛使張抗抗掙扎過來，她一九八零年發表的散文《地下森林斷想》，可作為她言志的作品：

「我景仰你那些在黑暗中追尋光明地下的『種子』，願你們創造更多的奇蹟！」

張抗抗正如一顆寂寂無聞的地下種子，儘管陽光一千次對它背過臉去，它卻終於把粗壯的雙臂伸向光明的天頂，創造出奇蹟來。

她於一九七二年在上海《解放日報》發表第一篇小說《燈》，翌年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大森林的主人》、《小鹿》，一九七五年出版反映知識青年建設邊疆的長篇小說《分界線》（三十萬字）。

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迄，是張抗抗創作的黃金期。這時期，張抗抗新作不斷湧現，她發表了《愛的權利》、《悠遠的鐘聲》、《夏》、《淡淡的晨霧》、《白罌粟》、《北極光》等中短篇小說，和散文《地下森林斷想》、《天鵝故鄉瑣話》、《橄欖》等。

無論在作品的深度和廣度，都達到一個嶄新的水平，她大膽地探足於現實社會和生活的底層。

在作品中，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人的價值、人性及其異化的問題，她通過作品的主角表明她對人生、對社會的觀點：「我總認為，一個現

愛的權利

代化的社會就應該為人的個性全面發展創造條件，改革社會的目的全為了人。」

她說：「十多年中，我曾多次體驗到被扭曲的社會對人的個性的禁錮和對人的尊嚴的踐踏。」

她寫《愛的權利》，就是想喚醒那些十幾年動亂忍痛拋棄自己的愛好、願望、理想的人，他們作為一個人，是有愛生活、愛事業、愛人的權利的。

作者在《愛的權利》也有對「四人幫」的罪行和極左路線的揭露和控訴，但她不滿足於此，而是通過一個悲劇家庭的遭遇和矛盾，從更廣度的意義上，提出了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問題。

主角舒貝、舒莫姐弟的父母因是專業的藝術家，在那個動亂年代，被打成「走白專道路」、「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反動藝術權威」，被關押之外，復遭受種種侮辱，舒貝的父母含冤而死。

舒貝的父親在臨終前，出於對兒女的愛護和對於他們前途的擔憂，絕望地摔掉自己心愛的小提琴，並且悲憤地告誡自己兒女：「不要學琴」，「不要牽涉政治」，「不要愛」。意喻在這是非顛倒的年代，連自己做人的美德，也不能表露，只能深深地埋藏心間。

作為姐姐的舒貝由於在戀愛和招工返城等問題上橫遭打擊，深深體會到父親的苦衷，實行了她父親的遺訓，拒絕了具有「叛逆性格」的男女的愛情，冷酷地阻攔弟弟進音樂學院。（《說張抗抗》之二）

微妙關係

方棄在一旁，比起火鍋結業更傷心，更覺得被傷害。

她常常都找我幫手，希望借助我的人際關係，能夠助她一臂之力，儘管我們的理念不一樣，我不會做生意，所以偶然也會有拗掇，偶然也有意見不統一，但我們還是在拗掇之中冷靜下來，平靜地重新研究、重新磨合，最後是互相讓步，互相理解，結果還是繼續合作，繼續拍檔。如今她的積極性又再回來了，我當然義不容辭！

我發現我們的合作關係很微妙，那是因為投緣，因為理解，因為信賴！但願我們的關係一直保持，繼續有所作為，有所收穫！有所發展！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是一件很奇妙及有趣的事情。作者提供

在路上的孩子

暑假又是旅遊旺季，一家人出遊少不免四方張羅，但為孩子先作好準備，永遠對自己旅程上的順暢，有百利而無一害。

我們選擇去日本的石垣及西表島，去體驗日本的大自然氣息。不過每次去日本，首先遇上的就是冰水問題。相信大家都有親身體驗：日本餐廳其實已習慣了提供冰水，部分若要求溫水也會配合，但也有不少根本沒有準備溫水的習慣，若強求的話就只能提供一杯水喉水來應付。

對我們來說，水喉水及冰水都不是會給孩子喝的飲料，所以每到一所酒店及旅館，首要任務就是先找出煲水器來，然後二話不說先燒沸開水。待回復室溫後，再注入自己隨身常備的水樽，於是在任何時候出入何方，孩子都不用擔心飲用水的問題。而且為了節省位置及方便攜帶，我們會挑塑膠質料且可摺疊收藏式的水樽，以減省旅途上的負擔，此其一。

此外，我們一向不用手機供孩子娛樂（百分百不會讓他們打機），偶爾只會給他們看一些旅途上的相片又或是拍下的片段，又或是讓他們用手機學習拍照。所以絕大部分等候時間，都提供畫簿讓他們天馬行空地創作來打發時間，更為重要的是在繪畫的過程中，其實是



■冰水 網上圖片

天言知客

楊天命

「病」得夠癲，「病」得夠重

近日天命身處溫哥華，被好友李婉華邀請，作為嘉賓出席她的電台節目。既是好友相聚，又能與聽眾朋友分享生活近況、所見所想，可謂一舉多得。感謝好友有關注天命的運程書，更有關注書中應驗的預言，若讀者朋友想知道具體的節目內容，歡迎上網搜尋！

節目中，天命聊起自己近日讀的書：《病態人格》。顧名思義，這本書介紹了一些心理嚴重扭曲，甚至到達常人難以理解的範圍的人格。「病態」也有分高級與低級，而各種面向有相應的症狀，例如在人際方面，他們往往巧舌如簧，看起來有人格魅力，實際上卻總是滿口謊言，也容易出爾反爾；情感方面，他們則缺少同理心，不願對自身行為負責；生活方面，他們往往衝動行事，也對男女關係抱着輕視、混亂的態度……天命簡單介紹書中內容後，便問李婉華：「妳覺得這些人格，聽起來是不是有點耳熟？」她反應很快：「像是在描述美國總統特朗普。」

其實在天命閱讀時，也一直覺得，書中所描述的病態人格，十分符合特朗普的性格：出爾反爾、不負責任、兩性關係混亂、孤注一擲、賭徒般的性格……若是一般「失敗」的病態，也就算了，可怕的是他「病」得十分嚴重，甚至屬於「成功的病態人格」。人格如此病態，卻手握大權，自然容易令整個世界因為他的「病發」而亂得團團轉。最終受害的，往往是清醒而卻無權無勢的「正常人」。

我又問李婉華：「那麼，妳覺得這樣的『病』，有沒有治癒的可能呢？」冰雪聰明的主持人想了想，答曰：「我覺得沒有可能。」確實，書中也有討論到，這樣的病態人格，往往是與生俱來的，而又幾乎不可能被治癒。可惜，我們的社會上存在這樣的「病人」，其中又包括像特朗普這樣有權有勢的人。若想治癒他們，幾乎是癡心妄想。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保持清醒，並且喚醒更多受其迷惑的人，團結起來，一起與他周旋、對抗，希望最終能夠奪回屬於「正常人」運轉的世界！

百家廊

袁星

單位換了領導，各方面都在轉變。尤其集體活動、公益活動、娛樂活動等，一天比一天多。職工間的默契，也在逐日增加。

孟凡全院長四十出頭，很是健談，喜歡運動。他到醫院後，通過加強職工集體活動的參與度管理，緩解了醫院因自身「救死扶傷」職能造成的緊張氛圍。在未到這裡擔任一把手之前，他就是去年「萬步先鋒獎」和「減重達人獎」獲得者。而健步走，在全民健康方面，的確意義重大。

年初，在職工大會上，孟院長提出並倡議大家積極參與「萬步有約」。這既是一項個人活動，也是一項集體運動。結束後，除評選個人冠軍，還評選冠軍團隊。若單單是項個人榮譽，報名的應該會多一些，因還涉及到團隊榮譽，很多人就打起了退堂鼓。第一年，最終報名的，只有區區十二個人。

鍛煉的重要性，每個人都知曉，真正願意堅持每天鍛煉的，卻並不多。原因無外乎這事那事，或時間和精力不允許等。我知道這個活動，考慮後沒敢參加。理由也是我和妻子帶着個孩子，如果妻子上夜班，我就得照顧孩子的飲食起居，還得接送他上學放學，沒時間。

去年底，我的身體出了點小問題，時輕時重總不見好。該檢查的項目都檢查了，沒有大問題，最後只能歸結到身體素質差缺乏鍛煉上。跟我關係不錯的神哥，參加了單位的「萬步有約」活動。一天晚上，他給我打電話，問我有沒有時間一起走走。那天妻子在家，兒子由她照看，我正好有空閒。老是呆在家裡也沒意思，就答應同行。

從神哥那裡得知，「萬步有約」活動是需要計量每日步數的，不能少於一萬步。步數超過一萬步，這只是一個基礎。每天還必須完成「朝三暮四」的任務。朝三即每天上午六點至九點三千步，暮四是每天下午六點至十二點四千步。朝三暮四的任務可以都完成，也可以完成其中之一。完成朝三暮四，也還得不到全分，還須完成三個「處方」步數，即兩個十分鐘和一個十五分鐘。就是達到規定要求的步幅和步速前提下，不間斷行走十分鐘、十五分鐘。這三個處方可以分別完成，不過，每個處方都必須具有連續性。

陪着神哥，在小鎮上的夜色中急行，三個處方一氣呵成。我們沿着小鎮上的路，走了

大概有五十多分鐘。我第一次按「萬步有約」的處方走，走得汗流浹背、氣喘吁吁。臨近結束時，我感覺兩條小腿發沉發酸，有種麻木脹脹的感覺。道路兩旁，各式燈盞或圓睜着眼睛或不斷閃爍，偶爾被汽車帶起的一兩股塵土朦朧了光彩。神哥不時掏出褲兜裡的計步器，一遍遍查看上面的數值，按實際情況調整步伐。

第一次按「萬步有約」要求行走，末了有些累，雙側小腿也酸脹難受。我忍住，繼續走。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只要時間允許，我都堅持同行。神哥他們，一般早晨五點左右起床，步行八千餘步，前後大概一個多小時。陪走一個星期後，身體較之前好多了。於是，我成了單位裡唯一一個沒參加活動卻天天陪着他們健步走的人。

辦公室2018年6月4日上午下發通知，要求凡是參加「萬步有約」活動的職工次日早晨五點在院門口匯合。孟院長是「萬步有約」的組織者，理所當然參加。當晚，辦公室的神哥約我出去吃飯，孟院長也在。知道他們次日一早搞登山活動，我也承諾參加。

集體活動，就像一個枷鎖，束縛着每個人的思想。作為集體項目的參與者，必須有大局意識，從大局出發，一個人也不能掉隊，更不能拖後腿。正因為大局意識，分散在縣城各處的同事，有拼車的，有駕車的，有不得不強迫自己起床的，早晨五點之前，全部聚齊。

我們要登的山，在九間棚村東北方。三輛車，十三個人，沿着鄉村道路，直奔林場。林場是九間棚風景區的一部分。從兩泉村橋頭東側向裡，拐入村裡的一條生產路。兩旁的山楂樹枝葉濃密，站立在道路邊緣，已經結果。蘋果樹都是幾十年前栽植的，有些蒼老了，一棵棵掛滿青色的果實。幾年生的杏樹，高度不過兩米，枝條上的杏子圓滑水潤，泛起誘人的淺黃色。美景相隨，清風送爽，離山愈近，愈是充滿期待。

將車停在收費處，我們一行十三人開始步行前往。路過一片竹林，手腕粗的竹子挺直腰板，微風拂過，細枝翠葉擦碰，更顯山谷清幽。風景的美，沒陶醉到我，我心裡想的，是竹林裡有竹筍沒？雖然不會去找去挖，心裡還是止不住想。若在北方山谷裡找到短而粗嫩的竹筍，應該是件令人興奮的事

受到損害，有輕度的智力缺陷。這一切油井並不知情。直到油井和真白約定，一起去立山拍日出，他們的交往被真白的父母發現了。怕女兒再次受到傷害，他們強行阻止了一起去拍日出的約定。影片的最後，真白鼓起勇氣衝出家門，追到電車站去送要回東京的油井，已經知曉真白有智力缺陷的油井，平靜地拒絕了真白想跟他去東京的期盼。

愛情面前，軀體或是智力上的殘缺，並不會攤薄愛情的濃度。片子拍得很乾淨，光線也用得很好，就像情實初開時，愛上一個人的微妙感覺。我小學時，親戚家有個姑姑姑，大約十七八歲，長得很端莊，性格也文靜。在她很小的時候，有一次跟着哥哥們跑去鐵路上去看火車。火車呼嘯而來，大家都四下裡驚跑，慌亂中她從一塊很高的土坎上跌下去，摔到了頭。智力發育也因此出現了輕度遲滯。

那時候，輟學在家的她，常常來找我玩，看我做作業。除了說話慢一點之外，我並不覺得她有什麼不妥。有一段時間，她拿了信紙來，讓我幫她給曾經教過她語文的一位年輕老師寫封信。還未開始學習作文的我，按着她的口述，特別認真地寫那封信。我們一起改了很多遍，她才開心地重新謄寫了一遍，貼了一張八

水過留痕

少爺兵

朋友的兒子突然問筆者：「為什麼歌手在演唱會時都戴上耳機，怕唱到走音嗎？」這問題聽似簡單，但對十三四歲的年輕小伙子來說，卻存在很多的問題？小伙子還說：「麻麻說她以前聽過很多歌星的演唱，他（她）們也沒戴耳機？」

歌手戴上耳機演唱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原因很多人都知道，但為了給小伙子更完善、更清晰的答案，筆者還是認真地請教了行內人，他說：「歌手戴在耳朵的耳機，行內人稱之為『耳返』，第一用途是監聽自己的聲音，是不是走音跑調，歌手在演唱現場時，往往聽不到自己的聲音，所以歌手為了更完美地呈現歌聲而需要耳返；第二種作用就是因為現場不是小空間（例如卡拉OK房），有時歌手聽到樂隊伴奏往往已經晚了或者變質，耳返這時候的主要作用就是把伴奏的聲音準確送到歌手耳邊！」

筆者所了解的「耳返」就是舞

耳返

台翻聽系統，耳機中播放的內容是樂隊伴奏的聲樂，也混合着歌手的歌聲等音源。耳返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無線接收器，用於接收調音發送的信號，一般掛在演出者的腰上；另一部分是一個耳機，插在無線收器上面，就是大家所看到的那個耳機了。

有歌手指出演唱會場地的音響都是面向觀眾設置的，由於愈高頻的聲音其指向性愈強，他們在舞台上聽到的伴奏及各種聲音，是非常混亂的，大多數情況下歌手很難聽得到樂隊伴奏的準確音調。歌手還說：「在舞台上不斷調整耳返的，百分百都是真唱，也曾出現過耳返失靈，歌手選擇降下耳返唱足全程，歌手的實力、專注力，舞台經驗都要十足，才可以做到。」

所以有不少歌手有自己訂製的耳返，確保耳返的高質素，避免在舞台上出醜。其實戴耳返演唱，歌手初時也怕影響自己的形象，被人質疑實力，但現在大家都接受耳返的功能對歌手的重要性了！

萬步有約

情。路旁三四米深的河道裡，水流已被一段段截開。河壩最深處，存水的地方，水位也不足一米了。天雖然旱，山嶺上的植被還是茂盛的。柏樹、栗子、蘋果樹、梨樹、山楂樹、桃樹、針葉松、水杉樹，一處比一處綠。遠遠望去，深一片淺一片的，綠得斑斕純粹。我們在籃球場上做登山前的熱身運動不久，太陽便探出頭來。為趕時間，不敢再多耽擱，即刻出發。

沿着水泥路，至富林門處，我們拐上石階。上山的石階，在栗子林、刺槐林和柏樹林裡穿行。一層層狹窄的階梯，像不知疲倦似的，一會兒直一會兒彎地斜上山頂。幸虧不遠處即有一處平台，可以稍作停留，否則連個歇腳的地方都沒有。人往山上登，就像扛了座山，走到腿軟時，那種酸麻脹痛的感覺，把兩條腿灌得滿滿當當的，極其沉重。那時，稍停上一兩秒鐘，都是一種無比輕鬆的享受。但乍停下來，心臟卻受不了，有點兒喘不開的慌亂，只得再慢步前行。登山，若不是集體活動，若不是時間緊迫，是不可能跟上隊伍的。剛開始登山時，我還跑前跑後拍照，沒覺得多累。幾分鐘後，跑到隊伍後頭的我，再往前趕就特別困難了。腿，好像一下子不聽指揮起來，腳下的步子，總是落後於心中的想法。

抬頭看看前面，有四五個人，回頭看看後面，緊跟着四五個人。其他人，最前面的，已經看不到，最後面的，也已掉隊很遠。風景，這個時候依然在，只是汗水淋濕了眼眸，喘息淹沒了思維，整個人一味機械地往上攀登。落下了，再追就難了，當時，心裡只剩下這一個想法，一個看上去很頑固的想法。登頂時，我後面還有六七個人。最先到達山頂那幾個，已站在那裡休息了一會兒了。他們吹着山頂的微風，將「地方雄鷹隊」的隊旗高高舉起。紅旗藍字，顯得格外威武。邊休息邊等，最後一撥人抵達後，繼續前行。休息了一會兒的腿，不再沉重了，反而輕飄飄的，輕飄得似乎沒了知覺。

在九間棚舊址合影後，神哥扛着隊旗在前，我們一行十三人開始返回。上山時的那種壓迫感和疲累，下山時蕩然無存。一上一下，雙腿像沒了一般。就如停下車剛起步時，林場裡的風景，又在說笑聲中健步迎來，一處處重新映入眼簾！

笨人也有愛

鵬情萬里

趙鵬飛

我和朋友在堅尼地城新開的川味餐廳吃東西，餐廳臨街的一面，都是大的透明玻璃窗。快要吃完了，忽然有個年輕的男生，赤裸着上身，趴在窗戶上笑，從他的眼神看去，正好見到餐廳收銀台的女生。女生很清秀，只是抿着嘴笑了一下，眼睛就再也沒有朝窗口看過。肉乎乎的男生，就一直趴在窗外扭動着身子，臉貼在玻璃上，不斷擠眉弄眼。

從男生笨拙的樣子和笑容來看，他應該是智力有部分缺陷。

早前看過一部日本影片《真白之戀》。真白是一個住在小鎮上的姑娘。小鎮是有「日本威尼斯」之稱的富山縣射水市。雪山皚皚，屋舍儼然，四處河道縱橫。真白常常帶着家裡的狗，在街上溜達。油井是一位從東京來的攝影師。有才華頭腦高，但不太善於交際。

一次偶然的機會，真白進入了油井的鏡頭，他們得以相識。簡單純真的真白，帶着油井去小鎮上最美的幾個地方拍照，油井也教真白學習攝影。兩個人相處得既友好又簡單。短短的一段時間裡，真白對油井，已經由好感上升到了愛慕。

真白小時候有被壞人拐走的經歷，腦子因此

受到損害，有輕度的智力缺陷。這一切油井並不知情。直到油井和真白約定，一起去立山拍日出，他們的交往被真白的父母發現了。怕女兒再次受到傷害，他們強行阻止了一起去拍日出的約定。影片的最後，真白鼓起勇氣衝出家門，追到電車站去送要回東京的油井，已經知曉真白有智力缺陷的油井，平靜地拒絕了真白想跟他去東京的期盼。

愛情面前，軀體或是智力上的殘缺，並不會攤薄愛情的濃度。片子拍得很乾淨，光線也用得很好，就像情實初開時，愛上一個人的微妙感覺。我小學時，親戚家有個姑姑姑，大約十七八歲，長得很端莊，性格也文靜。在她很小的時候，有一次跟着哥哥們跑去鐵路上去看火車。火車呼嘯而來，大家都四下裡驚跑，慌亂中她從一塊很高的土坎上跌下去，摔到了頭。智力發育也因此出現了輕度遲滯。

那時候，輟學在家的她，常常來找我玩，看我做作業。除了說話慢一點之外，我並不覺得她有什麼不妥。有一段時間，她拿了信紙來，讓我幫她給曾經教過她語文的一位年輕老師寫封信。還未開始學習作文的我，按着她的口述，特別認真地寫那封信。我們一起改了很多遍，她才開心地重新謄寫了一遍，貼了一張八

分錢的郵票，小心翼翼地塞進了郵筒。我們一起等了很久，也沒有等到回信。很多年後回想起來，我想，那可能就是她一廂情願的初戀。

到了適婚年齡，她嫁給了家裡安排的相親對象。丈夫木訥少言，不好也不壞。三年了，他們也沒有孩子。有一次她回來跟我說，過得不快樂，想要離婚。

她父親已經去世，母親也過於年邁。哥哥嫂嫂都反對她離婚，認為智力有缺陷的人，能出嫁已屬萬幸。她看似文靜，卻始終不肯再回去，終究還是離了婚。在娘家看了幾年嫂子的臉色，她又嫁了，是外出打工時認識的一個男生。只是嫁得離我們比較遠。

當時我正緊張地準備高考，還是專門去了一趟她的新家。很普通的一家人，家裡有個果園，種的都是獼猴桃。丈夫和家婆，對她很體貼，一點費力氣的話都不捨得讓她去做。尤其是她的丈夫，個頭不高，看着她的時候，眉眼裡都是合不攏的笑。

再後來，我坐了四十多個小時的綠皮火車去讀大學了。我們就再也沒有見過面。只斷斷續續知道，她生了一個女兒一個兒子，長胖了很多。人也不似從前那樣內向。我想，她的人生大抵應該是找到幸福的樣子了吧。